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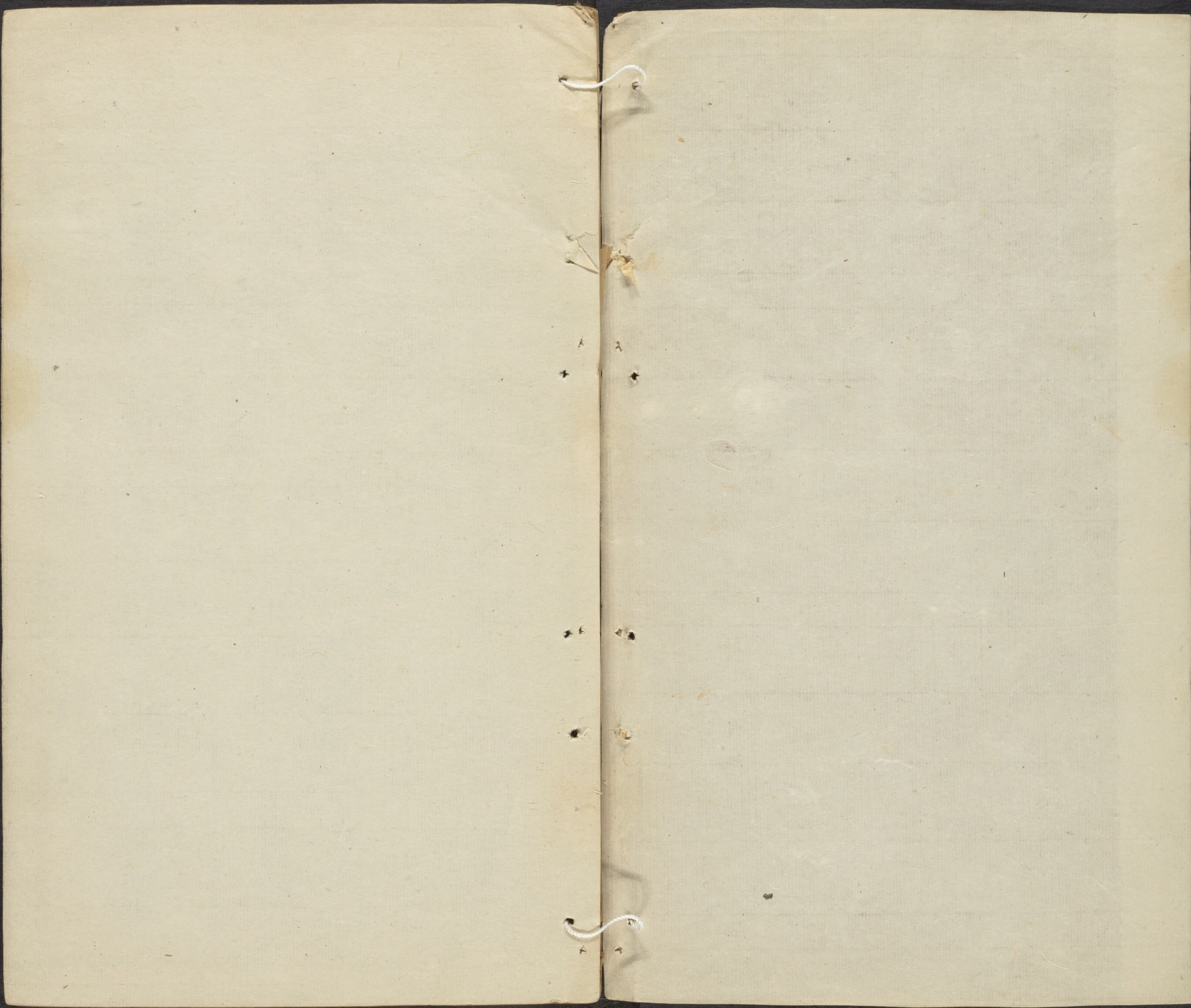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82

6  
OhL1060/4208B



新刊性理大全第九卷

皇極經世書三即的溫解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觀物內篇之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而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天地之道不過陰陽剛柔而已

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也至大

之謂也集覽（四時）春夏秋冬也（四維）東西南北也萬物由是而生成斯所以為至大也

陰陽消長而為寒暑一寒一暑而四時成焉剛柔交錯而有夷險一夷一險而四維成焉四時者天之道四維者地之理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斯所以為大者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與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物之資始資生可謂大矣然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動靜  
交而  
天地  
之資  
蓋

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天圓故主動地方故主靜動之始則陽生本平動者也天雖主動動之極則陰生有時而靜矣靜之始則柔生本乎靜者也地雖主靜上之極則剛生有時而動矣此所謂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蓋言其體則天動而地靜言其用則天有陰陽陰靜而陽動也地有柔剛柔靜而動剛也是天地皆有動靜也此所謂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大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大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統言之則曰陰陽剛柔陰陽剛柔又有小大則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也

太陽為日

在甲子...

日者至陽之精也故太陽為日在地則為火先天圖以乾為日乾之位正在正南

太陰為月

月者至陰之精得日氣而有光故太陰為月在地則為水先天圖以兌為月兌之位正在東南

少陽為星

星者日之餘有光而見故少陽為星在地則為石先天圖以離為星離之位正在正東

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

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故少陰為辰在地則為土先天土以震為辰之位正在東北

太柔為水

水者天下至柔之物也其情潤下故太柔為水在天則為月先天圖以坤為水坤之位正在正北

太剛為火

火者天下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太剛為火在天則為日先天圖以艮為火艮之位正在西北

少柔為土

土之為物亦柔也其性軟緩故少柔為土在天則為辰先天圖以坎為土坎之位正在正西音釋 坎亦作軟

少剛為石

石亦剛物也其性堅故少剛為石在天則為星光先天圖以巽為石

與之位西南此圖繫辭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此所謂伏羲八卦也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捨五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其所主其歸則一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為之物與周易不同何也曰此

聖人立法不同

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有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為先後終始而未嘗不同也此皆有至理在乎信道者詳考焉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躰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刑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為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為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為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躰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

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也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為石也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也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見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軀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

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為暑

太陽為日暑亦至陽之氣也

月為寒

太陰為月寒亦至陰之氣也

星為晝

少陽為星晝亦屬陽

辰為夜

少陰為辰夜亦屬陰

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日月星辰交而後有暑寒晝夜之變有暑寒晝夜之變而後

歲成焉

水為雨

雨者水氣之所化

火為風

風者火氣之所化

土為露

露者土氣之所化

石為雷

雷者石氣之所化然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

雨有石雨水雨則為霖霽之雨火雨則為苦暴之雨土雨則為霖

霖之雨石雨則為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音釋

霖而沐也霖冥白切霖莫卜切釋名小雨曰霖霖

兩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水火土石交而後有兩風露雷之化有兩風露雷之化而後



物生焉

暑變物之性

物之性屬陽故為暑之所變

寒亦變物之情

物之情屬陰故為寒之所變

晝變物之形

形可見故屬陽為晝之所變

夜變物之形

體有質故屬陰為夜之所變

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

性情形體交而後有動植之感也者唱也陽唱乎陰也

雨化物之走

雨潤下故走之類感雨而化

風化物之飛

風飄揚故飛之類感風而化

露化物之草

露濡潤故草之類感露而化

雷化物之木

雷奮迅而出故木之類感雷而化然飛走草木又更相交錯而化

如木之類亦有木之木有木之草木之飛木之走其他皆可以類

推也

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走飛草木交而後有動植之應應者和也陰和乎陽也性情形體  
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有感焉本乎地者  
有應焉一感一應天地之道萬物之理也

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  
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  
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  
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  
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  
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  
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  
之性也情因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雷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

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因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  
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  
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  
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音釋應去声物相  
應又相當也

天地之生物所以萬殊而不同者以感應之交錯也感應之交錯  
所以謂之變化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之謂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声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  
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声形之  
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  
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  
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

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此又言人物之有所合也天地之生物皆以其類而有所合焉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

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亦且乎

暑寒晝夜無所不變雨風露雷無所不化性情形體無所不感走

飛草木無所不應然後能生而為人故唯人為能目善萬物之色

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舌善萬物之味不獨耳目口鼻能

善萬物之聲色氣味而心之官又能善萬物之理此所以靈于萬

心官  
善方  
物之  
理

物也蓋天地巨物也分而為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

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唯聖人然後能踐形能踐形則能及身而誠之求諸已

而天下之理得矣眾人則日用而不知役於萬物而喪其良貴雖

謂之人何曾異於物哉

○觀物內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

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

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人有耳目口鼻物有聲色氣味人之耳目口鼻能收物之聲色氣

味者蓋以人之與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天地之一體也是故

聖人盡已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已之與人

之與物本乎一道故也

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

乎備矣集考已與人物本同一道妙一身之

體本無體故唯化是體用本無用故唯變是用體用變化天地之

至妙者也自非聖人孰能領於此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

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

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

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

至

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

至

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入之入也夫物之物

者至物之謂也入之入者至入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入則非

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

物有巨細人有賢愚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

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有巨細如此生

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人之謂也言人能兼兆物也有一人之人

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入有億人之入

有兆人之入人之賢愚如此生一一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

也言聖人能兼兆人也聖人非徒能兼兆人又能兼兆物能兼兆

十

物兆人又能兼天地者聖人之謂也兼兆物則謂之至物兼兆人

則謂之至入至物者物之物也至入者入之入也以一至物當一

至人則謂之聖人。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物之至者也。聖人之於人人之至者也。天下之物或相倍蓰，或相千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物之不齊，如此唯聖人能盡之者，以能兼兆物，兼兆人，又能兼天地故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天下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萬物之理，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聖人能兼天地人物，又能兼古今，故能如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聖人，心合天意，言行皆與天合，故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天地以無心為心，天何所容心哉？故唯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唯能無言而後能代天言。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何為哉？故唯能無為而後能代天工。天事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柔夷險之理，故能下盡地理。知巨細品類之別，故能中盡物情。達利害成敗之幾，故能通照人事也。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隼旒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注：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調理之意。

能與天地參。故能彌綸天地。能顯諸仁。藏諸用。故能出入造化。能通乎晝夜之道。故能進退古今。能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故能表裏人物。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聖人不世出也。故曰。非世世而效聖焉。察心觀迹。探體潛用。先聖後聖。其道一也。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故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猶旦暮之間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

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天地萬物皆一本。故雖萬殊。理無異致。乾坤之道。易簡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妄言妄知者。不知易簡之道。奮私知肆邪說。以滅天理。孟子所謂惡夫墜業者也。

○觀物內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理性命皆一也。至於命。則理性之所處矣。三者皆在於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為天地之本。

道為天地之本

天地為萬物之本

道生天地故道為天地之本

天地為萬物之本

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為萬物之本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

道生天地故道為天地之本以道觀天地則天地為道之物也天

地生萬物故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天地之

物也道則無有邊際天地則有盡有盡則所以為道之物也天地

則無不覆載物則有窮有窮則所以為天地之物也

道之道盡之於天矣

有道然後有天天本乎道者也

天之道盡之於地矣

有天然後有地地本乎天者也

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本乎天地者也

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

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為萬物之至靈而備天

地萬物者也故能配天而命萬物

入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唯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

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

天之於物無不發生故能盡物

知人 能知 天地 萬物 之道

生理大全九

卷之三

三

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聖人之於人也無不仁愛故能盡人

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

聖人與昊天同

昊天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也

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夫昊天之日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日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日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日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聖人以經法天

昊天以四府盡物聖人以四府盡民天之四府時也聖人之四府



經也。天時聖經相因而成。天時則陰陽升降而為春夏秋冬。聖經則禮樂污隆而為易書詩春秋。春夏秋冬易書詩春秋皆有生長收藏之道。其道更相為消長污隆。禹物萬民盡於其間矣。故皆謂之曰四府。

○觀物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

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

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

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

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

三皇之時如春

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春秋者五霸之事業也。五霸之時如冬。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天時迭為消長。聖經更為污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求也。

生生者脩天意者也。生長者脩天言者也。生收者脩天象者也。生藏

者脩夫數者也長生者脩夫仁者也長長者脩夫禮者也長收者脩夫義者也長藏者脩夫智者也收生者脩夫性者也收長者脩夫情者也收收者脩夫形者也收藏者脩夫體者也藏生者脩夫聖者也藏長者脩夫賢者也藏收者脩夫才者也藏藏者脩夫術者也

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

聖賢  
才術  
優劣

賢才術言其優劣

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三王之謂也脩夫數者五霸之謂也

皇帝主霸之道如此

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

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

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公之謂也

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商受封於燕又輔成王經營洛邑厥後分治西方其得民和巡行州邑決獄崇陰自侯伯以至庶人各得其所焉

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賢者晉文之謂也脩夫才者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

秦穆公本類

百里奚秦穆公之賢也孟明等為政當周襄魯僖之時兩平晉亂遂伯西戎既而伐鄭為晉所敗囚其三師後乃悔過誓告群臣史氏錄之為秦誓云晉文公名重耳獻公次子少好士重賢出亡在外一十九年及歸國襄位當周襄之時有功王室命為侯伯賜以河內陽樊之地遂伯諸侯齊桓公各小白襄公之弟因袞公無道奔莒鮑叔傳之既而歸國得位當周釐魯莊之時任管仲

為相九合諸侯一國天下王室賴以奠安武定任用伍季蘇從為政滅庸伐宋至洛觀兵問鼎伐周開鄭遂伯諸侯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易以道陰陽陰陽消長唯其時而已故皇帝王霸所以為易之體也書以道事帝王之迹存焉故虞夏商周所以為書之體也詩以道志始於二南而終於雅頌故文武周召所以為詩之體也春秋以道名分至於五霸名分亂矣仲尼以春秋正其名分春秋比五霸之事也故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意三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三皇脩夫意五帝脩夫言三王脩夫象五霸脩夫數易具是四者

故意三象數為易之用有虞脩夫仁有夏脩夫禮有商脩夫義有

周脩夫智故仁義禮智為書之用文王脩夫性武王脩夫情周公

脩夫形召公脩夫體故性情形體為詩之用秦穆脩夫聖夏脩夫

賢齊桓脩夫才楚莊脩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為春秋之用也

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集考

存有權常入死於心迹則無權矣聖人之心無泥迹一隨理而低昂此正所謂權也

心無所任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體用

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

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泯矣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

也唯聖人為能盡之竊嘗論之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

不動則為有所謂心迹者焉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酬酢應變

有子  
能知  
聖人  
之心

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于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聖人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為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為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迹者也。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古人有以不學柳下惠而學柳下惠者亦此之類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是也。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為姦為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學者

不知辯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辯則至於竊國殺君。嗚呼

自非聖智其孰能辯之哉。集覽 膠柱鼓瑟。按史記趙王以趙括代

柱而鼓瑟。注柱瑟。馮足絃之急緩。繫於馬。故上調絃者必移馮。足方能使聲和。若膠柱而鼓瑟。聲安得和。此言王以名使。括不問其能。如膠柱而鼓瑟。不言其和。此蓋言拘執不通也。刻舟記劍。列子說符篇。古人墜劍水中。刻舟求之。楊墨之徒。按列子注。楊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朱乃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於為我。而無君與墨子相反。又按氏族墨翟。宋人著墨子之書。宗大禹之道。其說在於兼愛。而無父。與楊子不合。淮南子曰。楊朱見岐路而泣。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翟見練絲而悲。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位路悲絲。蓋為其本同而未異也。莽卓之徒。莽卓謂王莽。董卓也是二人。乃兩漢之篡為者也。注見五十九卷。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

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

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

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

道  
三皇

皇極經世一

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  
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

含容不顯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迹者也任理則無為所以為  
三皇帝則有教有教則有言王則事功著故有象霸則任智力故  
日同數而異率任理無為天何言哉以道化天下者也以道化天  
下故天下以道歸焉

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已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

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

并包徧覆之謂仁三皇之道也帝則有儀有物故曰同禮而異教王則有刑有政故曰同義而異勸霸則智力相尚故曰同智而異率有儀有物以德教天下者也故天下以德歸焉

三王同形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

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皇盡性而已帝則見於事矣故曰同情王則法度備故曰同形霸則威力窮極矣故曰同體法度備則形見於天下矣形見於天下以功勸天下者也以功勸天下故天下以功歸焉

三皇同聖而異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乎天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天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

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上不足則霸上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入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謂與

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化其道則同其所以爲化則異故曰同聖而異化五帝則有言有教故曰同賢而異教五帝故聖矣而謂之同賢者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亦方之於三皇之道則爲賢也三王興事造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而

異勸五霸則詭譎相勝無所不至然猶假乎正也故曰同術而異  
率五霸以術以率則專用變詐威力矣故天下以力歸焉力有弱  
強故尚爭尚爭者爭乎利者也五霸爭利而猶假虛名者尚有所  
畏憚也然名不以仁利不以義此所以為霸也王者則唯仁義而  
已五霸雖不若王猶能有功於時過於夷狄遠矣周之東遷與滅  
亡無異尚能維持數百年者蓋猶五霸有尊王室之名也能以力  
率天下有尊王室之名是猶恥能視跛能復虎尾啣人凶武人為  
于大君者也履之九三以剛處剛者也以剛處剛而不中故有武  
人為于大君之象霸者之事有類於此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  
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

皇帝  
之聖  
相因  
而成  
聖人  
生之  
民

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  
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  
仁盡人之賢者謂之禮盡人之才者謂之智盡人之術者謂之術  
意言象數性情形體仁義禮智聖賢才術道德功力化教勸率此  
皇帝王霸之事皆相因而成者也

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  
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是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  
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有道德功力而後有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不同故化教勸率有異  
時使之然也存乎體者言乎其體也存乎用者言乎其用也體用  
之間有權存焉者變以隨時也變以隨時者聖人之事也天道不

變生成息矣。聖人無權教化隨矣。非生物非生民而謂之權變則一歸于詐而已矣。惡孰大焉。得謂之權變乎。

觀物內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霸矣。

化教勸率道德功力皇帝王霸之事也。時異則人異人異則事異故不同如此。

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

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

聖時  
相為  
表裏

皇帝王霸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為表裏皆相因而成也。

天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曰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今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如是則今亦未必為今也。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如是則古亦未必為古也。古亦未必為今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



聖人知時以爲民極

道觀之則何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可以自我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為能知時作經以為民極

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時有消長故有否泰經有因革故有損益非聖人不能體消長知損益也

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

聖人知時以爲民極

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迹於是乎

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迹之間體用心迹之間蓋有權與變存焉知權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迹體用心迹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未嘗分判也卒歸乎一而已矣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

正命天命者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於人也如書所謂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改命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

是也其事雖不同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霸之事也因而因則無為而已因而革舜循堯道而有所變以

皇極經世一

隨時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由舊是也。革而革者，時變之極，則一切變矣。長而長為春，長而消為夏，消而長為秋，消而消為冬。時之消長，其變如此。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禹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霸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霸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已。王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遠。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故其事業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道能久。故其事業可以至於千世。可因則因，可革則革。通萬世而無弊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得位而在下者也。雖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霸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

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者也。夫如是，則何止知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禹湯武王皆聖人也。其道則同，不得因其時則異。不得不革，故皆有所

損益唯聖人不苟同亦不為異與時偕行知所損益以一世而知  
萬世故雖億千萬年皆可得而知之何止於百世可知而已所以  
可得而知之者豈有他哉以理知之故也

人能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  
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  
為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  
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  
之焉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  
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者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

知地則天  
知仲尼

中尼  
道

於動靜哉蓋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故蓋  
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  
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  
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

陽闔而為動陰闔而為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後乎動不滯乎

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

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

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

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

於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齊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齊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盡本於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為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為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為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為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為心。噫天地之心一歸於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為

動靜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于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鐘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為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死生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不能知此則非所以謂之賢人也。外於此者皆邪說妄行也。先君皇極經世書盡本於此。所以觀物篇首明天地動靜而此又明動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焉。學者欲

求其至在乎默而識之不可以言傳也

○觀物內篇之六

孔子贊易自義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  
自桓文而下自義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  
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集考 祖宗子孫尊卑之等以言其休作之序如此

易書詩春秋皇帝王霸聖人之事業盡在於是矣仲尼祖三皇宗  
五帝子三王孫五霸其道大德尊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而  
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霸卑之而  
有所不足道也此兼舉之矣孫五霸則可謂卑之也然聖人作春  
秋雖五霸猶或取之以其有功於一時也故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公天下

仲尼  
道大  
德尊

聖人  
心公  
天下  
三皇  
尚賢

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霸雖得罪於聖人及其有功亦  
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惡能如聖人之心以公天下  
則四海之內無思不服儻徇好惡之私則刑賞濫矣刑賞濫而天  
下未有不亂者也

三皇  
尚賢  
少道  
五帝  
以德

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  
三王尚親也孫五霸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

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賢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五霸之  
治皆尚親者也而三王以功五霸以力以道則為化以德則為教  
以功則為勸以力則為率道德則無親疎之間功力則有遠從之  
異然而力率天下而親之則狹矣此皇帝王霸之所以分也

嗚呼時之既往億于萬年時之未來亦億于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

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  
間然矣

時之既往時之未來皆有億千萬之數所以為古今也仲尼在古  
今之間何祖宗之寡子孫之多謂世少而亂世多聖君少而庸  
君多也三王方三皇五帝時雖不同然固已鮮矣後世不止維乎  
霸而霸亦有所不足也仲尼贊堯則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贊舜  
則曰君哉舜也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至禹則曰菲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  
然矣文王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也已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嗚呼文王之德與舜禹並可謂  
至矣

又王  
之德  
與舜  
禹並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  
上贊堯舜禹且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蓋道之相傳  
無古今之異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仲尼者也吾先君子蓋  
學孔子孟者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上大夫以百里  
為上諸侯以四境為上天子以九州為上仲尼以萬世為上若然則  
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

仲尼  
以方  
世為  
王

獨夫之士百畝而已大夫之士百里而已諸侯之士四境而已天  
子之士九州而已况有窮極者矣仲尼之道通萬萬世而無弊萬  
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為上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

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有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補註獨夫猶言匹夫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

富貴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德在人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脩而至故不可不勉世之人不務脩其所可至而務求其所不可得惑之甚也故未得之則患得之既得之則患失之

得之則矜矣失之則怨對者能知已得之人與之皆天也如是則安有不知量之人哉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人與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亦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於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實命之故堯命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天位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况可以不道而取之邪此篇戒亂臣賊子使之知天命之可畏也積功累行人之所當為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積行累功以得之不積功累行以得之者

生理大全卷之七

或有之矣終亦必亡而已積行累功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二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

夏禹商湯周武其功德在民深矣其創法垂統至矣後世子孫雖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業謹守其法度兢兢業業而勿失雖百世可也夏則太康已失邦而其後有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後有紂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其後有幽厲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周至幽厲雖曰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刑尚存故至赧王而後失之其祖宗之艱難積累以得之其後亡國敗

家之人庸愚暴虐以突之善出一塗書曰為善不同同歸於

惡不同同歸於亂此之謂也集賢也按史記夏王大康啓之子

盤遊無度畋于洛表十旬弗返有窮后并拒于河而戶之曠第五人作五子之歌以致其怨

周幽也按史記昭王名瑕東王之子在位年久不能強於政治風化稍衰時月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楚人不朝王南征楚逐齊于漢漢濟人濟以膠船中流膠液王及

祭公皆溺死也按史記幽王名宮平宣王之子初安申后生太子宜臼後褒姒生伯服既而褒姒蓄申后及宜臼王乃戶之

而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褒姒驕恣王惑之宜臼奔申王求殺之申不與王伐申侯召大戎攻王王卒烽火徵兵不至遂殺王

於驪山下也名胡夷王之子暴虐無道民不堪命聚而誦王王使衛巫監之道路以自淮夷入寇王乃奔彘二相周召共理國事

謂之共和歷十四年王崩十歲也名延慎觀王之子是時東西周分治王徙都河南寄空名於諸侯之上迨秦伐韓取趙王乃節

諸侯約從伐秦秦遣兵入寇王奔秦頓首受罪及獻其邑王不國崩秦遷西周後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遣將滅東西周而

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

國諸侯仰存于五霸而已此又奚足道哉



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盡矣故無功以復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勢極矣故無虐以喪王室皆不足道也竊嘗論之桀紂幽厲皆暴君也自平王至赧皆庸君也庸暴雖殊皆足以亡其國然暴君身為不善其亡也速其為天下害也淺庸君未必能為大惡而天下之為惡者皆得以肆其惡其亡也緩其為天下害也深故桀紂身為不善湯武誅放而天下寧幽厲亦可謂暴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泯止亡其身而國之未亡幸也有平至赧無顯著之惡而其庸則甚矣其後有五霸有戰國有暴秦民墜塗炭五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漢而後始定考之歷代亦莫不然西漢自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致董卓之亂幸天下未厭漢光武中興自桓靈而下皆庸君也卒致董卓之亂而後有三國有南北朝又分而為十六國

腥羶瀆汚中原民墜塗炭又四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隋而後始定倚煬帝暴君也身為下善以亡其國不旋踵有唐以興而天下寧唐自肅宗而下多庸君也當時藩鎮固已暴橫于外宦豎又且擅權孔內其後有五季文分而為十國皆得以肆其惡民墜塗炭又二百年至本朝而後大定則暴君之為天下害也淺庸君之為天下害也深槩可見矣

遷洛陽是為東周是時王室衰微諸侯跋扈天子號令不行於天下徒擁虛器而已故孔子作春秋以厲王法托始於四十九年即魯隱之元年  
按漢書元帝名奭宣帝太子而性柔儒喜好儒術優游不斷任用非人孝宣之業衰矣成帝名驁元帝太子湛于酒色委政外家五侯專權遂執國命卒致新莽之禍漢祚始此  
按漢書桓帝名志章帝曾孫帝與宦官單超等五人謀誅之由是宦官肆志流毒四海君子賢人無不切齒卒成黨錮之禍  
非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臨朝以賢武陳蕃為政謀誅宦官机事不密反為曹節等矯詔所殺自是而東漢綱紀隳矣  
按漢書卓臨此人自旅力善騎射中平初破黃巾有功拜破虜將軍以

何進昭誅宦官拜司空既而戶部立協遷都長安自為大師位居  
諸侯王上初平間司徒王允使呂布誅之按唐僖宗名  
亨亦宗太子安祿山入寇玄宗幸蜀乃即位靈武賴郭子儀李光  
弼等克復兩京迎上皇歸國其後制於李輔國張皇后亂生宮掖  
因病而崩按史譜十國謂五代編方割據者若吳揚行密南  
唐李昇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閩王審知吳越錢鏐南平高季昌  
楚馬殷南漢劉隱  
北漢劉崇是也

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祀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  
作不亦宜乎

孟子  
梁之  
君以  
王適

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存王者之  
禮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孟子告齊梁之君亦必以王道者以  
此也

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成于魯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於魯  
隱公易畫于未濟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平王之時書成  
之迹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書終於文侯之命周之東遷晉鄭  
焉微文侯猶知尊周有功於時故聖人取之始于典謨終之以文  
命之命與秦誓則其時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迹熄而雅頌不作  
周室之微不絕如綫四郊之外皆非已有與一小國亦何以異所  
存獨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于國風也春秋始於魯隱公  
周公之國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魯至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  
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時也易終於未濟卦而一治  
一亂未始有窮也集覽  
按史記文侯名仇穆侯之子唐叔  
伯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  
伯賜以鉅鬯弓矢作策書以命之  
按史記隱公名息姑惠  
公之子角禽十三世孫也初惠公商夫人無子賤妾生息姑  
息姑娶宋女女至美惠公奪而娶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允為

大子惠公卒，允少息姑，因以平王四十九年攝政，是為隱公。而孔子作春秋，托始於此。既而公子翬請殺允，公不許。翬友諸公于允，請殺公。允許，諾遂弑之。

子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大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豈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為天下霸者之倡，拒鬯圭瓚之錫，其能免乎？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正心誠身以治天下國家，此蓋孔子之志也。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於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亂其可得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盜斯奪之矣。故大戎得以侮中國，豈見侯獨能攘夷狄而遷周于洛

知有君臣之義，采同於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

命也。集覽拒鬯圭瓚之錫，周禮九命，然後錫拒鬯圭瓚，以祭祖廟。注拒黑黍也。鬯香草也。以黑米持鬯，金草取汁以煮之。

和釀為酒，其氣芬香，條暢故謂之拒鬯。所以降神也。謂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鄭玄曰圭瓚鬯爵也。漢禮瓚，大五升，口径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又禮玉人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土，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其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孔子之時，魯國告朔之禮廢已久矣。而餼羊猶存，子貢獨見其禮已久廢，餼羊徒以虛名，故欲去之。聖人用心深遠，以謂爾愛其羊

聖人  
用心  
深遠

我愛其禮禮雖廢而羊猶存後世安知不有其羊而行禮循其名而求其實者乎豈不愈於羊禮俱廢名實皆亡者也故晉文公有尊王之名而尚能有功於時所以聖人亦取之也孟子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好名之人於道雖為未至已能讓千乘之國則與夫見利忘義貪取苟得無所顧惜者益有間矣或曰好名之人矯偽不情烏足貴哉愚獨不然矯偽為善豈不賢於矯偽為惡者乎竊嘗論之為人君者能知堯舜之名為可好則莫不願為堯舜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堯舜而已為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為可好則莫不願為稷契好之而不已志於道者能知孔顏之名為可好則莫不願為孔顏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孔顏而已嗚呼名者治世脩身之具也

鳥可一日闕於天下但患人不知所以好之耳豈不貴哉

按史記契帝善之子也母曰簡狄為善次妃見玄鳥墮卵吞之而生契及長佐禹治水有功為司徒受封於商賜名子氏乃成湯十三世之祖也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夫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為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者亦猶周之有五霸也韓魏趙之於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於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

君臣父子天下之達道人之大倫所以維持天下者以此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古今一也周之衰三綱五常絕矣篡君弑父無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道不明故也諸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大夫既僭諸侯矣陪臣安得不僭大夫故雖管仲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友站管氏亦有友站管氏猶不知禮況其餘乎其甚則魯之三季以雍徹用八佾舞于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况於執國命乎始於僭踰卒於攘奪勢必然也故田氏之於齊韓趙魏之於晉終逐其君而盜其國繼使齊晉之君不敢僭周則所謂田氏與二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盜其國乎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出乎爾者反乎爾不思之甚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君子方履霜之時固已知堅冰之必至宜

辯之早也

齊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

齊景公按史記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力行鎮重於齊而齊大顯於諸侯齊桓公為田氏所移按史記田齊氏者本陳厲公之子完奔齊事桓公為工正號敬仲謚為田氏五世之釐子事景公為大夫行私惠專齊政子成子弑簡公二世至太公和遂遷康公於海上康公薨姜氏之齊祀絕矣晉之有三家按史記周安王二十六年韓趙魏三家盧晉靖公為家人三分其地而晉祀遂絕矣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

楚蠻夷之國春秋書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滅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

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吳楚秦越皆繼夷之國恃強凌弱不顧德義方之齊晉有間矣

**集覽**

吳嘗破越按史記周敬王二十六年吳王夫差伐越敗之夫  
叔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十人極會稽使大夫文種賂太宰  
而行成吳王許之子胥  
諫不聽卒與越平罷兵

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

驅中原耻居其後其於伯也不亦難乎

宋襄公亦嘗主盟而衰弱無術不足道也

**集覽**

宋襄公按史記襄  
公名茲南桓公之  
子為鹿上之盟欲伯諸侯乃伐宋而楚人來救遂與楚戰于泓庶  
兄目夷請及其未陣而擊之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遂為楚所敗  
世笑宋襄之  
亡君子所鄙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求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

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力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

繼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也十五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燕居朔方固為強大與齊趙相抗苟不與諸國爭勝負而脩及公

之政以治其國有可以興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

取滅亡可哀也已

**集覽**

遣一刺客以入暴秦按通鑑秦王政二十  
年初燕太子丹為質於秦見秦屠滅六國  
禍且至燕乃忘歸陰養壯士荆軻獻督亢地圖因刺秦天不中秦  
王殺軻使王翦擊燕燕王斬丹以獻未幾虜燕王歸而燕祀遂絕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

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而降漢唐為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

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於岐山徙於咸陽兵

瀆宇內血流天下吞吐四海更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

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求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

書終於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

秦穆公能改過自新宿之優者也故序書上有典誥下及秦莊襄  
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王  
者不作近於王道者雖一善必錄聖人之心如此然終於秦誓則  
世之盛衰道之污隆可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稱宜乎國以盛  
強其後始皇并吞海內而乃尚刑好殺止於二世以取滅亡蓋秦  
夷狄之國尚刑好殺乃其所習又况本以商鞅之法其貽謀慘刻  
少息有自來矣集覽用商鞅行強國之術戶井田開阡陌更稅法  
由是國富兵強諸侯莫及廷於岐山按一統志岐山縣名今屬鳳  
翔府又按史記周平王時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封為諸侯賜以岐  
西之地爵為伯  
始與諸侯通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  
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

周差  
以好  
生而

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  
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  
善之惡也者又無敵於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  
擇于周秦漢楚哉擇於善惡而已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亡好生者天祐之人愛  
之好殺者天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而廢矣  
之興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而已補註好生惡殺人心之同  
然也故曰三代之得

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者好生之謂也不仁者好殺  
之謂也好生好殺義利之間而已也上之役民於義則民心悅而  
從之此無他生之也上之役民於利則民勉強而從之此無他殺  
之也梁襄王曰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斯之謂  
與君人者受命而具為生民主其可不以好生為念而以好殺為戒哉

性理大全卷之九終

之效雖皆天怒之人惡之周惠必致主而興秦楚必致滅而秦美  
二皆致主不二皆致滅致主皆主致滅皆皆主皆皆天或之人受  
對下固秦美楚楚對亦善惡而已

善之惡也皆又無嫡然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重人之言又矣  
下固秦美楚楚對亦善惡而已是味善也皆無嫡然天下而天下共  
而莫且不又秦之致楚也必休而楚又斷之天之重人之言又公對

新刊性理大全第十卷

皇極經世書四

觀物內篇之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  
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  
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  
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哉

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以功以放以殺時  
之消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養者  
不得已者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



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跡之所同苟姑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為姦為惡何所不至不可不辯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堯舜禹亦有詳畧謂韶盡美矣又書誓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

天  
常  
霜  
成

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夫者也天與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正為君子邪為小人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猶陰陽之相為消長聖人之於易否泰言之詳矣且治世非無小人也亂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所以為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內所以為否而天下亂矣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小人退矣人君好佞則民用邪而小人進君子退矣唐堯之時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內而衆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害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內而衆則君子不能勝小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去小人所謂內外者不獨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

之則為內疎而遠之則為外上好正而信任君子則小人遠矣不  
必待屏絕誅竄而後為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則君子遠矣不  
必待斥逐放棄而後為外也所謂小人者聖人亦未嘗疾之已甚  
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  
小人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如是則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  
疾惡而不能去去惡而無其術者適所以致禍亂之道也嗚呼君  
子小人用與不用實繫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實繫天下治亂可不  
慎哉集覽  
四凶按左傳所載四凶與尚書孟子所載不同其左傳  
所謂窮奇混沌饕餮檮杌是也尚書所謂共工驩兜三  
苗鯀是也三仁謂微子箕子比干是也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築於藍野天下  
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  
茅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  
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  
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唐堯之舉舜商宗之用說蓋有素矣猶歷試諸難稽之夢卜所以  
厭天下之心也雖舜之聖說之賢苟為利害所蔽人亦安知其聖  
賢哉故堯高宗不得不如者貴乎有名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  
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  
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  
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  
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

伊尹  
成終  
始大  
忠

又安有伊尹也。坎有亨維心亨，木亦近之乎。

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時，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放君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為篡也。烏可哉！故必如坎之維心亨，行有尚而後可以濟乎坎也。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乃亡，能自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終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者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亦近之乎。

尚行  
則篤  
實之  
風行

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誅兄放弟，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是大惡也。烏可哉！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而後可以主豫也。

大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本則君子之事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詭譎之風所以行也。治世樂與，故尚義。亂世樂取，故尚利。尚義則君子之事也，故謙讓之風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之事也，故攘奪之風所以行也。皆本乎上

之所好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

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霸用詭譎以假虛名故尚言所尚不同如此王霸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叶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惡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聖人無心過之地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君子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徒言之不若躬行之行之者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安而行之者行之以無事盡于心者也孟子所謂舜由仁義行者是也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雖曰行之而心或有所未盡故不若盡心之為善也既能行之又而必有所至及其成功則一矢言之於口則人得而問之行之於身則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則神得而知之所謂盡之於心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則神得而知之者也故君子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神之聰明不可欺也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謂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也無口過易能慎言語則無口過矣無身過難能踐履則無身過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所謂心過者不必待見於

事為之際思慮一明苟離於道是為過矣既無心過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難之有也能無心過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與天也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何過之有未至於聖人則未能無過故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始可以謂之無身過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地也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夫心有一所動而在乎非禮則遠于仁矣顏子至于三月不違仁則幾于聖者也此道之妙不可以言傳孝者當盡心焉

○觀物內篇之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桓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

此言帝王之異霸之於王固遠然亦有功於時故聖人猶取之漢不純乎王而雜乎霸者也舜武皆聖人也斯以異者時不同故也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

易何集覽

高帝字季張良字子房按漢書

人君所恃以安

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已故書謂之獨夫

注里

皇極

六

紂也

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  
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  
人無生路可殺也而又况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得民心以仁矣民心以不仁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以虐政殺之  
以白刃殺之其殺一也然白刃之所殺猶有能免者虐政之所殺  
則無所逃矣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已殺之使人殺之其殺一也已  
殺之所殺猶寡使人殺之則所殺者衆矣故使人殺之甚於已殺  
之也使人殺之謂以虐政殺之也以虐政殺之者謂天下之人無  
生路可趨也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又况既以虐政殺之而又加之  
以白刃殺之耶於是時也天下之生靈墜於塗炭可知之矣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  
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特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  
利害有所懸之耳

利民則匹夫可以為元首害民則元首欲為匹夫而不能利害之  
間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慎哉集覽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  
高教言關東盜無能為者及秦其數敗二世責諫高高懼乃使督  
關樂發卒至望夷宮行弑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  
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誅足下足下多  
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夏嬰云萬乘謂君黔首謂民也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  
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

間矣然而有特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天之禍福視民之去就視君之仁與不仁君之仁與不

仁在乎利民害民而已利民則天降之福害民則天降之禍人君始於利民害民而天之禍福卒及其身及其子孫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

忠臣之節見於危難故曰不亦希乎

漢呂后也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

收功  
塞責其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

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生也生而敗天下之事生以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以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於死則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唯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於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為象所害孔子不為

匡人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為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不可。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難苟免，蓋不至於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於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崩，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乎？孔子不以柴之來為非，則知由之死未為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大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為利者，明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矣。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不可不察也。

死生之所繫，可不擇哉！

定公十四年孔子適陳過匡，匡人嘗

為陽虎所暴，孔子貌類陽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既免，過曹、衛、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匡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子路之公，崩也。左傳哀十五年，衛孔圍取太子蒯聩之姊孔伯姬，生慳，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段從之，欲用以盟。伯姬慳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慳，欲令逐，慳遂劫以登臺。桑字聞，亂使告季子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賤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慳？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俱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絕纓。子路曰：君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注：蒯聩，靈公之子。季子，即子路也。

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

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於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

虛死者，譬之蕭艾，忠於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留侯、梁公於漢唐其功大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務為區區之小忠。



以授人之耳目志於遠者大者而已

○觀物內篇之九

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於極治必王變矣

變極亂為極治亦必有漸故必至於三變也

三皇之法無殺五霸之法無生霸一變至於王矣王一變至於帝矣帝一變至於皇矣其於生也非百年而何

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天時人事更一世則變變極治而為極亂變極亂而為極治皆有漸次世變至於三則幾百年也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冽如也

皇帝王霸春夏秋冬其時如此溫燠凄冽其變如此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

聖經不忒則君德成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矣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則正小人則邪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之得行則在天故曰由人乎由天乎君子小人正道邪道猶天之有消息盈虛消息

盈虛莫非天也雖曰天亦由乎人也故聖人獨責於人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於天則人事廢矣是猶未嘗播種耕

耘而罪歲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

嘗謂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道。道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道無形迹故名之曰道。以謂如道路之道名之曰道則已。在乎形迹之間矣。然則道果何在。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孟子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又曰道若大路然使天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

聖人語道止可至此。在學者潛心焉。既由乎道則知所歸矣。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

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消長也。

陰一陽一消一長。天之道也。然聖人未嘗不助陽而抑陰。進君子

而退小人。蓋陽之與君子助而進之猶不足。陰之與小人抑而退

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不盡。人事既盡其成敗則繫乎天。非人力

之所及也。故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

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

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

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

邪道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

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

此世萬世

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謂之正道及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亂人倫者也

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嗚呼人倫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子莫不由此垂教於萬世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為我兼愛豈不美哉其弊則至於無父無君為天下之害也大矣

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况其不盛於漢唐者乎

三代之盛皆由明人倫而興其後世皆由廢人倫而亡漢唐不逮三代之盛其興也亦莫不由此而興其亡也亦莫不由此而亡如唐之太宗人倫也不甚明矣故其後世數致禍福嗚呼有天下者人之大倫其可廢乎舍是則與禽獸夷狄奚擇夷狄之相殘禽獸之相食以無人倫故也

其興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臣不尊君子不順父妻不從夫小人之勝君子夷狄之陵中國皆

亂之道也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  
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亂世多而治世少小人多而君子少由天之陰陽陽數奇而陰數  
偶陰常多於陽而陽常少於陰故君子之進也常難而退也常易  
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理如是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  
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靈於物者乎是知人亦  
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天地人物皆由道而生人靈於物者也靈於物故能宰萬物

○觀物內篇之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  
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  
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  
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  
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  
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  
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  
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  
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皇極經世則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相經而皆有數存焉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二百二十會

之元十二會之會二百四十四會身運四千三百二十會身世五萬  
一千八百四十演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  
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  
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為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為元之會  
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為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  
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為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  
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為元月為會星為運辰為世  
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  
十日四十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

一千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  
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為一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是為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  
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於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於辰  
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  
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於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  
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數見於前此不復詳其消息盈虧  
之說不著於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  
也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  
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

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  
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  
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  
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  
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天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  
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  
道行功之事也皇之霸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  
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  
霸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

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霸以功行力之事也  
霸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霸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霸之王以  
力行功之事也霸之霸以力行力之事也

皇帝王霸一世之事其道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乎因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  
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  
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書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世之時千萬  
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  
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且詠而已矣

二皇春也三帝夏也二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漢

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李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李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為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為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為秋五霸刑殺尚矣故於時為冬得時之王者皇帝王霸而已漢雜乎霸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霸而有餘三國霸之盛疆者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皆不足乎霸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於王而雜乎霸者也隋李諸郡唐李諸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也

集覽 趙石勒秦符堅後秦姚萇長西秦

乞伏國仁燕慕容皝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冲北燕慕容盛涼張軌後凉呂光南凉秃髮烏孤西凉李暠北凉段業夏赫連勃勃也  
南五代 謂宋齊梁陳後梁也 北五代 謂元魏北齊西魏東魏後周也 隋李諸郡 謂夏竇建德楚林士弘吳李子通吳杜伏威魏李密鄭王世充梁蕭銑漢劉黑闥秦薛辛梁梁研都定陽劉武周涼李軌離石刘英王叶哈孟諒東郡翟諫燕格謙祝阿盧明月來樂郭子和大乘高雲成許字文化及吳刘元進燕王須拔魏七刀兒楚朱粲幽州羅藝燕高開道梁沈法興魯徐圓明張白王薄東海高士遠宋輔公祐扶風向海明延安刘迦論扶風李弘從唐唐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二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

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隨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能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

然哉侯化之必治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  
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  
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  
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上論歷代之治此又論治世少亂世多蓋自堯舜以來一治一亂  
興廢之間不過二世而其風已衰矣自極亂而至極治侯化之  
必治教之必浹天下始一變矣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不獨天時  
之變如此在人事一變亦非三十年則不可苟有命世之人繼世  
而興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三變則百年矣故必百年而  
後功成治定也然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子孫  
又未必皆賢而不克嗣述者多矣時之難如此人之難又如此則

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也

○觀物內篇之十一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  
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少柔之  
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  
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柔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  
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  
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六太陰少  
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  
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  
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



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  
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  
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  
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  
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為太陽其數十月為太陰其數十二星為少陽其數十辰為少  
陰其數十二石為少剛其數十土為少柔其數十三火為太剛其  
數十水為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六陰  
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  
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  
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二百

九十二數內退四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  
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  
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  
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  
二得三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  
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  
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  
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  
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  
易用九六經世用十十一用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  
十二分而為二則六矣故日陽也止於十月陰也止於十二此之

聖賢  
立法  
不同

謂極數大衍經世比是於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  
得三十六是為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為坤一爻之  
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  
十四得百四十有四是為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九三百六十  
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為三十二陽  
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為三十二  
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九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  
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為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亦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  
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  
草木者也暑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草之情晝變飛走

木草之形夜變飛走木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  
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有日月星辰則有暑寒晝夜蓋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也  
有水火土石則有雨風露雷蓋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也  
有暑寒晝夜則有性情形體蓋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  
之形夜變物之體也有雨風露雷則有走飛草木蓋雨化物之走  
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也暑寒晝夜雨風露雷又  
相交感而變化焉此萬物之所以生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  
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  
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天地陰陽萬物由之以生人備天地萬物而靈於萬物者也

○觀物內篇之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

日日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日星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月日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月月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月星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月辰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星日之物少陽之太陰者也星月之物少陽之太陰者也星星之物少陽之太陰者也星辰之物少陽之太陰者也辰日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月之物少陰之太陰者也辰星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辰之物少陰之太陰者也

月之物少陽之太陰者也星星之物少陽之少陽者也星辰之物少陽之少陰者也辰日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月之物少陰之太陰者也辰星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辰之物少陰之太陰者也物之感化如此

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飛飛者飛而捷者也飛走者飛而走者也飛木者飛而類乎木者也飛草者飛而類乎草者也走飛者走而飛者也走走者走而走

性理大全十卷  
者也走木者走而類乎木者也走草者走而類乎草者也木飛者  
木之類乎飛者也木走者木之類乎走者也木木者木之木者也  
木草者木之類乎草者也草飛者草之類乎飛者也草走者草之  
類乎走者也草木者草之類乎木者也草草者草之草者也物之  
氣類如此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霸  
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  
也有帝霸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  
王之民者也有王霸之民者也有霸皇之民者也有霸帝之民  
者也有霸王之民者也有霸霸之民者也有  
無為之謂皇尚德之謂帝尚功之謂王尚力之謂霸尚智之民者

皇之皇者也皇帝之民者皇之帝者也皇王之民者皇之王者也  
皇霸之民者皇之霸者也帝皇之民者帝之皇者也帝帝之民者  
帝之帝者也帝王之民者帝之王者也帝霸之民者帝之霸者也  
王皇之民者王之皇者也王帝之民者王之帝者也王之民者  
王之王者也王霸之民者王之霸者也霸皇之民者霸之皇者也  
霸帝之民者霸之帝者也霸王之民者霸之王者也霸霸之民者  
霸之霸者也均為皇也均為帝也均為王也均為霸也其世亦汚  
隆不同如此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霸民  
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工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農工  
也帝霸民者農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

民者工也王霸民者工商也霸王民者商士也霸王民者商農也霸王民者商工也霸王民者商商也

由道之謂十務本之謂農興作之謂工趨利之謂商皇帝王霸世變不同如此故士農工商民俗之澆淳不同如此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躰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躰也草飛物者躰性也草走物者躰情也草木物者躰形也草草物者躰躰也

性情形躰有同異所以物之有氣類也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

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差民俗之所以不同也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

飛飛之物一之一謂為一物而兼兆物者也有此各有等差以至

於草草之物物之極細者也故為千之千物之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商之民百之一工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士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為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為千之千人之賢愚如此

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千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

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

此物之所以有巨細也

一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千之士當千民一十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十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千之商當一民

此人之所以有賢愚也

為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為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為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為千千

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

為一之物能當兆物者謂以一物而可以兼兆物物之至者也

為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謂以一民而可以兼兆民人之至者也

為千千之物而分一物者物之細者也為千千之民而分一民者

人之細者也

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

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

今而後知踐跡為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物有巨細民有賢愚皆由所稟而然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万物

之中復有巨細人能兼萬物而亦有賢愚之異猶物之有巨細也

聖人則既兼兆物矣又能兼兆民非獨兼人兼物也又能兼天地

聖人  
能通  
天下  
之志

能兼天地故能彌綸天地能兼兆物故能曲成萬物能兼兆民故

能通天下之志此所以能生兆物養兆民也人之一身實具天地

萬物唯聖人則能友身而誠踐而履之如是則不負於天地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

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

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

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

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謂真知聖人亦不過如是而已矣

聖人  
能一  
萬物  
之情

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能反觀也

鑑以金為之工出人手鎔冶模範有所不同則其明之照物有時乎差矣故不若水之為明出於自然也水能照表不能照裏微風過之清明動於上重濁亂於下則不得夫形之正矣故不若聖人之明也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洞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能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

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能明乎理則能反觀能反觀則能無我不以我觀物者能無我故也為天下之害者莫大乎有我有我則無自而可矣世之人所以至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善為惡以惡為善以治為亂以亂為治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者皆以我為之蔽也故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物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

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

人之生也同乎天地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性理大全卷之十四



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之心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未嘗異也一有我於其間則責於已無所不怨責於人無所不備施於已無所不厚施於人無所不薄推是心以往則無所不至是皆聖人之罪人也

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已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已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

聖人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同乎人故能用天下之目爲已之目天下之耳爲已之耳天下之口爲已之口天下之心

爲已之心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

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此篇明觀物之大旨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況於已乎已亦物也而況於人乎人亦物也而況於物乎夫天地人物至於一已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觀物之旨不亦深乎天地之大有生之類皆物也物皆有理自非有道者其孰能觀之哉所以謂之

三知  
聖人  
之真  
知

觀物者非以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者見於前而觀其後得於近而遺於遠為足以盡天下  
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正有所行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為足以盡天下  
之物哉以理觀物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  
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則天下之理皆得  
矣天下之理比目得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  
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聖人之真知也  
知是三者則其於天下之事何所不知矣夫鑑之能不隱萬物之  
形不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不若聖人之能  
一萬物之情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

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如是則以  
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矣且我  
亦人也則烏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則烏有所謂物哉無物  
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用天下之耳為己之  
耳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能合天下之耳  
目心口其於聞見謀論亦廣大高遠乎唯其用天下聞見謀論  
以為聞見謀論則夫何為哉無為而已矣故曰能為至廣至遠至  
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如是則天下  
之能事畢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三聖人全書十卷終

尚聖人之事而中無一爲焉且不信至極至聖者上收其限不  
必爲聞其精簡限六何爲焉無爲而曰矣若曰爲至聖至聖至  
日心口其然聞其精簡亦不實大高致卒其用天下聞其精簡  
耳用天下之口爲之口用天下之心爲之心用天下之耳爲之  
無人無時矣然終終用天下之目爲目之用用天下之耳爲之  
亦入也限其首而能若若與公言也出限其首而能若若與公  
其購其必索購其必因購固以天下購天下亦必而可矣  
購者不必非購也出不必非購也者必非購也之購也必非購也

